

HuZhanfen

石墨的罗汉画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日前，几位绘画圈的朋友在我们家一幅大尺寸的丹青前指点江山，赞不绝口。

那是画家石墨的国画新作《六罗汉》。构图大气，人物高古，线条俊爽，墨韵酣畅，笔法流利，罗汉的仪态表情，不但个个神采飞扬，而且越看似乎细节越丰，故事越多，朋友议论既久，至此干脆画前茶叙，壁下谈艺，虽众口纷纭，各执一词，却也形成了共识，即此画给人欣赏空间颇大，可默想、可质疑、可断论、可推演、可细究、可假设、可求证、可索隐、可勘察、可遐想……

且看左景第一罗汉背朝五人，拈花而坐，但神情毫无不豫之色，只是唇角微哂，垂目养神；依次而右的中景之深目罗汉则踞坐侧目，似对自己下首的大鼻老罗汉隐隐不满；中景前列是个小罗汉，生得眉如春山，面如傅粉，斜倚酒坛而右手垂持酒杯，两眼微醺，斜对角的大鼻老罗汉却目光如戟，怒视小罗汉，欲言又止状。与此同时，右景是两个席地盘腿而对弈的罗汉，看去都年届不惑，均笑吟吟的，一执子，一执壶，全然不顾中景三人的状态。

现任上海视觉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的石墨一向用“积墨法”画荷花，以“墨荷王”著称艺苑，画罗汉只是偶为，却无不古拙奇异、天真烂漫，尽脱前人积习。我曾问他心法，他只回答一个“简”字。荷花与罗汉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，那就是都通“禅”，禅者，简也。简，有时候就是“减”，“减”到恰当，就是简到好处。

因为生活中谁也没见过真正的罗汉，所以画罗汉忌工，所谓“笔越减而气越壮，景愈少而意愈长”，以大写意的手法，饱含水墨的阔笔侧锋渲刷，自然分出浓淡，含蓄地衬映出衣纹折叠的阴阳。

罗汉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门特殊的图像艺术，

在中国画史上的分科，属于道释人物画。活跃在民间的罗汉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的“佐罗”和普罗大众心中智慧、美好、高尚的人格理想的化身。他们或庞眉大目，或朵颐隆鼻，倚松石，坐山水，或老或少、或善或恶以及美丑雅俗、怪异胖瘦，都被视为人神兼具的标志。

以石墨论，通常，他画荷的心态虔敬而超逸静好，但一旦纵笔罗汉则不然，但见吴带当风，墨气袭人，简逸奔放，神完气足，十足地任性宣泄，叩其主旨，他的说法同样“禅意”十足：须知罗汉并不仅仅为西域所独有，汉地亦有罗汉，故而，

无论泼墨、白描还是“没骨法”所绘的罗汉容颜，都应该夹杂于胡汉之间，罗汉为什么就不能“混血”呢，既有五官平和的汉家面目，又有鹰鼻泉目的胡僧痕迹，不是更真实吗。

事实上，从六祖慧能开始，佛教森严峻切的威权潮退了，代之而起的是“祖师禅”，从此摆脱了形式的桎梏，诞生了不

礼佛、不跪拜、不念经、不烧香、不坐禅，甚至崇尚“呵佛骂祖”“劈佛作柴”的“新罗汉”，新罗汉更入世更入俗，可以狂放，可以狷介，可以市井，可以诡异，甚至直接就是常人或怪人，造型既可怪诞，也可庸常，笔墨则不妨粗放直率，简笔率意，泼墨淋漓，嬉笑怒骂。

我们眼前的“六罗汉”就是石墨的“新罗汉”，即以强劲飞动的笔势与潇洒奔放的泼墨相结合，表现了一群“性情和尚”的“禅外有禅”的生动形象。

曾和石墨聊，万象天心，何以独钟罗汉？他说，他从小就喜欢“有缺点的好人”。罗汉也许有无数的缺点，邈邈、狂妄、懒散、酗酒、打诨、好赌、粗鲁甚至流氓……

但我喜欢，他说。“圣人”“完人”总显得虚假，而且也离我们太远。█

他从小就喜欢“有缺点的好人”。